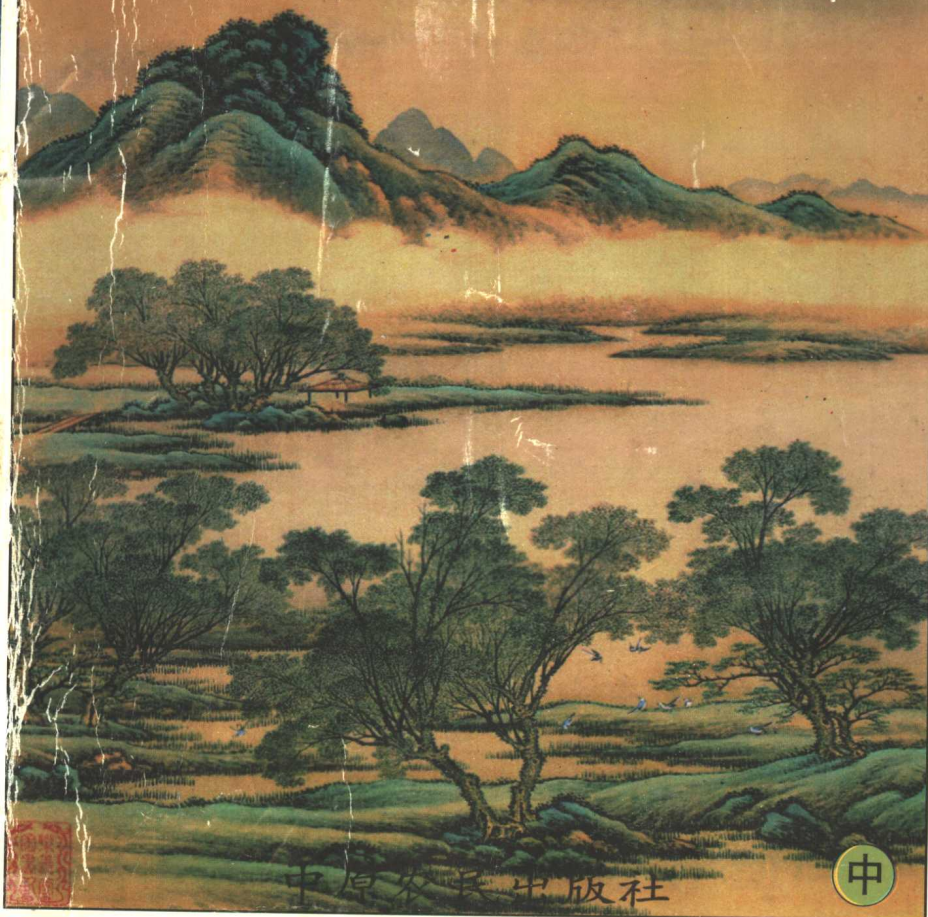


诸葛青云作品集

劫火紅蓮



(台湾) 诸葛青云 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

中

诸葛青云作品集

劫火红莲

(台湾) 诸葛青云著

中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章 祁连七鹤	(15)
第 二 章 二绝双奇	(52)
第 三 章 搜奇怪客	(101)
第 四 章 狂人岛主	(135)
第 五 章 十大狂人	(161)
第 六 章 青白玉杖	(212)
第 七 章 中条一虎	(258)
第 八 章 萍水相逢	(295)
第 九 章 弱柳别庄	(315)
第 十 章 骨塔遇险	(365)
第 十 一 章 炼心魔曲	(397)
第 十 二 章 劫后重逢	(430)
第 十 三 章 咆哮山庄	(465)

目 录

第十四章	人间鬼域	(476)
第十五章	恩怨仇结	(526)
第十六章	人犬大战	(552)
第十七章	不死神农	(586)
第十八章	燕云三友	(633)
第十九章	寰宇三凶	(656)
第二十章	秘洞怪人	(682)
第二十一章	天人大阵	(726)
第二十二章	轩辕老怪	(757)
第二十三章	十绝天罗	(785)
第二十四章	古墓追凶	(828)
第二十五章	山重水复	(859)
第二十六章	初见端倪	(888)
第二十七章	真相大白	(920)

第九章 弱柳别庄

燕元澜道：

“我恐怕邛崃二奇爱徒心切，并未将实情告诉她！”

花戒恶道：

“那两个老头子是什么意思，他们明知道你三年之后的死约会，难道却希望雍姑娘为你伤心一辈子！”

燕元澜徐徐一叹道：

“他们不轻易离山，这次突然破例，恐怕也是为了想不令徒儿失望，替我谋求个不死之法！”

花戒恶默然片刻道：

“是啊！多少人对您寄望殷殷，您又何苦那么想不开呢！您这千金之体，何苦来为祁连一个末流江湖人偿命！”

燕元澜正色道：

“人命岂有贵贱之分，杀人偿命，乃不易真理，我若是持暴凌人，视人命若草芥，怎配作北鹤的侠义弟子！”

花戒恶涕然泪下道：

“您实在不值得为这件事而轻生啊……”

燕元澜微微有些怒意道：

“胡说，人无信则不立，燕元澜有死而已，岂能作背信偷生的匹夫！”

秦无痴含着眼泪，轻轻一扯花戒恶的衣服道：

“妹妹！公子的绝世人品，高义风标，正是我们倾心追随的原因，你怎么可以那样要求她呢？”

花戒恶擦着眼泪道：

“早先我是为着这些条件才倾心公子的，可是现在我宁愿他是个苟且偷生的匹夫，生命是何等的宝贵啊！”

燕元澜长叹一声道：

“唉——妇人之见，我实在不懂你们！”

秦无痴悲声道：

“其实女人的心最单纯，最容易了解，固然她希望自己所爱的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可是她更希望能与他长相厮守……”

燕元澜道：

“这不是很矛盾吗？”

秦无痴道：

“不矛盾！钟情之初，她因为他是个英雄，钟情之后，她希望他能珍惜此身，这只是一个心理欲望的过程，患得患失，人之常情，公子何独怪乎妇人！”

燕元澜沉吟片刻才叹道：

“忽见墙外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现在我总算真正地懂得这两句诗了！”

秦无痴泪下如雨道：

“是的，那两句诗不仅是一个少妇的闺怨，而且还是千千万万女子的心声！”

燕元澜徐叹一声道：

“无痴！戒恶！谢谢你们对我的厚爱，恐怕我会令你们失望的！”

花戒恶一拭泪珠改笑道：

“没什么！公子！似您这种男子，在我们心中就是一尊神，我们自知不配对您有所求，因此我们只希望能随侍在您身边……”

燕元澜再叹道：

“就这一点我也很抱歉，因为我在日无多！”

秦无痴亦改颜道：

“我们知道！可是我们都会很满足，因为我们有回忆，这些回忆足够充实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打发日后悠长的岁月！”

燕元澜颇为激动，沉默片刻，突地举壶向口，狂饮不止！一壶尽了，他拿第二壶，第三壶……二女诧然惊视，却不敢上去拦阻他！

直到桌上的酒罄了，燕元澜才放下酒壶道：

“戒恶！把店帐算一算，我们该上路了！”

花戒恶微异地问道：

“公子！天都黑了，我们还走？”

燕元澜的脸上眼角都带着酒意，大声道：

“是的，我恨不得早点赶到扬州，找到纪师妹，问一问结果，然后……”

秦无痴柔声道：

“公子！你醉了，我们还是歇一夜吧！”

燕元澜摇头道：

“不！我没醉！我只是烦！人生不满百，而怀千古忧……”

我们早些到扬州去，要是还没有结果，我也不管了，我带你们回北天山，在师尊那儿销了差，然后再找一个湖山绝佳之地，陪你们畅游两载，然后再去赴祁连之约……”

花戒恶的泪珠又流了出来，悲声道：

“公子！您别为我们打算，我们不过是落溷残花，不配接受您这份高贵的感情！您应该另有所爱！”

燕元澜醉态可掬，大声高笑道：

“谁！还有谁爱我这生如蜉蝣之人？”

花戒恶含悲道：

“天下女子莫不以得您一笑一语为荣……”

燕元澜继续大笑道：

“胡说！天下哪有这种笨人……”

花戒恶急了道：

“怎么会没有？像雍冰姑娘……”

燕元澜笑声突敛道：

“不提她！她是条作茧的春蚕！我是条无羁的神龙，我不要被情丝所牵，我不要对人有所亏欠……”一面说一面脚下已踉跄不成步，秦无痴连忙上前扶住道：

“公子！你醉了，您在说醉话！”

燕元澜用手将她推开道：

“我没醉，我心里明白得很……你们走不走？不走我就一个人走了，我连你们都不要了……”

二女见他实在醉了，不敢拂逆他的意思，花戒恶连忙唤来主人，将酒菜钱付了，一人扶住他一边，向前走去；夜意渐深，荒凉的古道上寂无行人。

燕元澜是鼻中呼着酒气，喃喃地道：

“人生不满百，而怀千古忧……白驹随逝水，一去不回头……浮生何可恋，美人与醇酒……孰云欢情薄，频招红苏手……莫道不消魂，人比黄花瘦……”

秦无痴与花戒恶二人默默地扶着他，听着他口中喃喃的胡说，心中有着一丝儿欣慰，却为更多的凄凉所浸透！

蓦而一阵晚风吹来，带着砭骨的寒意，急酒遭风，燕元澜再也撑不住了，“哇！”

残酒剩肴，随着他无限的心事，一下子都吐了出来，花戒恶不顾污秽，举起罗袖替他拭去唇边的污迹。

燕元澜清醒了一点，歉然地对二人道：

“对不起！我太任性了！”

秦无痴轻轻一笑，柔声道：

“公子别这样说，您心里不痛快，我们都知道！”

燕元澜道：

“这么晚了，又是这么冷，我不该急着要走的，累着你们跟我风露中宵，使我心中很过意不去！”

秦无痴轻笑道：

“我们倒不要紧，只是公子酒后却不宜在这强风之中行路！”

燕元澜点头道：

“不错，现在我的脚都是软的，一点劲都没有！”

花戒恶低声道：

“路边有水沟，冬来无水，倒是很干燥，宽可容人，深可避风，公子还是到那儿去歇一下吧！”

燕元澜点点头，二人遂将他扶下了沟，燕元澜等不及地就想躺下，花戒恶道：

“不行！您醉后体虚，地上寒气太重，躺着会生病的！”

燕元澜笑着摇头道：

“北天山冰天雪地中，我也躺着睡过觉，哪里就这么娇弱了！”

花戒恶温婉地道：

“此一时，彼一时也，婢子们既然在您身边，就不许您这么做！”

说着脱下身上的氅衣，铺在一块平坦的地上，扶着他躺下，然后自己再盘腿坐下，扶起他的头，枕在自己的腿上，柔声道：“公子！您现在可以好好地休息了！”

燕元澜的颈下传来一阵暖意，睁目一望，暗暗的夜色中，她丰腴白皙的脸庞似碧空中的满月，她的双眸似天际的朗星，他的心中升起一股虔诚的情操，低低地道：

“戒恶！你知道你此刻像我的什么人？”

花戒恶轻声道：

“妾身不知道！”

燕元澜含笑道：

“你像我的母亲！”

花戒恶的脸上浮起慈和的笑容，一种天然的母性在她心头滋长，仿佛这健俊的男子果真是她的婴儿，双手温和地抚着他的长发，口中低声道：

“公子开玩笑，妾身当不起！”

燕元澜却以梦呓似的声音道：

“是真的，我很小就被师父带上山了，儿时的情形都不复记忆，甚至连母亲的容颜都不知道了，可是现在的这种印象仍深留脑中，我觉得此刻便是在母亲的怀中……”

花戒恶心中微微一动，仍是含笑道：

“公子早别慈母，很少尝到家庭的温情，所以才会有这种感觉！”

燕元澜忽然道：

“无痴！你在哪里？”

秦无痴正瑟缩地呆在旁边，望着花戒恶，微露羞色，闻唤忙道：

“妾身在这儿！”

燕元澜道：

“你坐过来一点，让我看得见你！”

秦无痴连忙挪到花戒恶的身旁坐下，燕元澜又道：

“让我握着你的手！”

秦无痴伸出手去，微微有些颤抖。

燕元澜握住她的手，真情激动地道：

“现在我接触你们，看得见你们，我觉得与你们从无如此接近过！此刻我心中什么都不想，假若生命就如此单纯该多好！”

二女忽然感动，珠泪簌簌而下。

燕元澜又低声道：

“别哭，你们美丽的明眸中不应该有泪水，你们美丽的脸庞上，不应该有哀伤，笑一下，为我笑一下！”

秦无痴先笑了，像海棠吐着新蕊，花戒恶也笑了，像牡丹

绕着初葩。于是燕元澜也笑了，笑声中有着无比的满足，以诗般的声音道：

“美啊！美极了，世人纷纷争逐名利，却不知至贵之物，尽在此中……现在，无痴，用你银铃一般的声音，为我唱一支歌，使我在这冬天的原野上酣然入梦！”

这是冬天，而且还是在荒凉的山沟中，砂砾中没有一朵花，一株草，可是在三个人的感受中，这的确是柳媚花娇的春夜！

秦无痴的歌声响了：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青里，两小无嫌猜……”

李青莲长干行一诗，刻划尽小儿女的情感，秦无痴梦幻似的歌喉，却将那些情态唱成活跃的生命了！

忽然，暗中有人传来一声轻哼，这声轻哼来得那样突然，使得三个人都猛地惊了一下。

燕元澜首先警觉地坐起喝道：

“谁？”

暗中并无回音，然而他锐利的眼神，已瞥见一条人影向西北方闪去，酒意已消，功力全复，燕元澜一式“龙跃九洲”猛翻过去，轻飘飘地刚好落在那条人影之前，黑影劈胸抖出一掌，燕元澜从容地挥掌横格，对方掌力不若他的劲强，闷哼一声，又被击退了回去，不过他的身形很是矫捷，刚一定身，立刻又向旁边窜去！

“留下！”这是一声娇叱，发自花戒恶的口中，纤掌一圈，

已将他的去路封死，另一边的秦无痴亦封住了他的后路。

黑影双手一摊道：

“算你们凶，留下就留下！”

声音甚是熟悉，燕元澜一听就知道是刚走不久的尹江其，不由得讶然道：

“尹兄怎么又回来了？”

花戒恶亦怒道：

“你这家伙简直是阴魂不散，老是鬼鬼祟祟地跟着我们干什么？”

尹江其怒道：

“我不做亏心事，怎么算是鬼鬼祟祟的？”

燕元澜听出他的话中带刺，微怒道：

“尹兄说谁做了亏心事？”

尹江其怒道：

“你！”

燕元澜半愕半怒地道：

“尹兄说话要有根据，怎可随便含血喷人？”

尹江其道：

“我一点也不乱说，你自己分明就是那雍姑娘所寻之人，却不敢承认，而且还辜负她对你的一片痴情，反而鼓励我去追她！”

燕元澜一阵默然，片刻才道：

“小弟实在是另有苦衷……”

尹江其冷笑一声道：

“当然了，你携此美眷，在山沟中大享温柔福，这种苦衷

真是有口难言，那位雍姑娘是瞎了眼，才认识这种薄情浪子！”

燕元澜被他骂得满面通红，大声叫道：

“你不懂的事少批评！”

尹江其继续冷笑道：

“我当然不懂，我只懂得雍姑娘为你碎尽芳心，流干情泪……”

燕元澜急了道：

“尹兄所责固然很对，可是小弟那样做，实在是为了雍姑娘好，小弟以前曾做错了一件事，这件事……唉！尹兄不是江湖人，说了也不会明白！”

“我虽不是江湖人，却对江湖之事，十分有兴趣，阁下的那件事，我亦有些耳闻，你对雍姑娘的作法，未必完全正确！”

燕元澜一惊，仔细地打量一下尹江其，觉得这人确曾见过，只是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口中却继续地套问道：

“尹兄已经知道我是谁了？”

尹江其一笑道：

“北鹤传人，谁人不知！”

燕元澜心中一动道：

“原来尹兄早知我是谁了，小弟涉足江湖未久，尤其是以真面目出现，尚是最近之事，尹兄能够认出，倒是不简单！”

尹江其仿佛警觉到自己失了口，连忙道：

“阁下近日在中条山中的一番作为，早已路人尽知，尤其是身伴两名艳姬，不难一望而知！”

燕元澜听他这样一解释，还以为他是中条一叟罗文奇的座上宾客，对于面熟之疑已然释去，花戒恶也是一样想法，遂

道：

“阁下既知中条山之事，当然也知道我们与燕公子的关系！”

尹江其面色一变道：

“我只知道你们是他的侍婢，却不知道你们侍候的方法竟是如此周到！”

燕元澜脸上一红，花戒恶泰然道：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阁下不会明白的，也无须多操心！”

尹江其面上泛起奇特的表情道：

“我当然不够资格多管闲事，只是替雍姑娘不值！”

燕元澜忽然想起一件事道：

“尹兄既然早已认识我，那方才在酒肆中的一切亦是故意的了？”

尹江其顿了顿才道：

“我对雍姑娘倾慕是真的，只是不愿意掠人之所好，所以想了一下，仍是追上来谢绝你的美意，而且……我对你也失望得很！”

燕元澜默然了片刻道：

“在下自问对雍姑娘之举，居德无愧，至于阁下是否愿意去爱雍姑娘，在下无权过问，燕某做事无须求人谅解，你我初次相逢，谈不上交浅言深，朋友你请便吧！”

尹江其呆了一呆，在怀中掏出金子，掷在地上恨声道：

“渴不饮盗泉水，我不要你的金子！”

燕元澜怒声道：

“朋友说话客气点，这金子是我恩师在北天山中自己采炼

的!”

尹江其一顿脚道：

“我不管，照你的行为，实与盗贼无异!”

燕元澜怒极举起手掌，尹江其望都不望道：

“你打吧！反正你本事比我大，打死我你也不光荣!”

燕元澜强奈住自己放下手掌，悻悻然道：

“我绝不杀死一个不抵抗的人，你走吧!”

尹江其返身就走，燕元澜掏出怀中的珠子道：

“朋友既然还了金子，这珍珠也失去了抵押价值，你拿回去吧。”

尹江其的声音变为十分难听地道：

“明珠虽贵，因为在你手上摸过，白璧蒙尘，我也不要了!”

说着提步如飞，两个纵跃即已不见，身形较先前快出数倍。

燕元澜倒被愕在原地，做声不出，良久才道：

“这人真是疯子!”

花戒恶道：

“不但是个疯子，而且还是个冒失鬼、失心鬼、好事鬼……千奇百怪，简直被他一人占全了!”

秦无痴却若有深思地道：

“他走时眼中隐有泪光，好像很伤心的样子，而且那份脾气德行，哪里有一点男人气!”

燕元澜心中一动，埋首沉思片刻，又喟然地叹口气道：

“不可能吧！我从来就不认识什么女孩子!”

秦无痴道：

“不管怎么样，我只是这样感觉而已！”

燕元澜又开始陷入沉思！

风吹来颇为强劲，令人开始觉得冷了！

“烟花三月下扬州”，这说明了扬州之景宜三月，燕元澜等三人到达扬州之际，却拣上隆冬天气，到处都是片萧杀，一路上他们都没有遇上纪湄与穆如春，倒不禁在心中犯疑，花了一天时间，他们找遍了扬城逆旅，也得不到一点二人的讯息，显得事情更有点不寻常。

燕元澜心怀怔忡，决定去访瘦西子杨清，杨清的“弱柳别庄”就在瘦西湖畔，扬州城无人不知，凌晨，燕元澜轻装便装，背后跟着一双丽人，伫身在弱柳别庄之外。

这是一片很大的庄院，从瘦西湖引出一道河流，环庄而抱，河旁遍植柳树，由于枝秃叶尽，显得十分颓败，庄门上有一条小桥，跨在河上，桥上积雪盈寸，连河面也结了冰，庄内人声阑寂，只有一个老苍头在扫雪，弯腰弓背，满脸龙钟老态。

燕元澜等了一会儿，见那老苍头始终不望他一眼，忍不住走上前道：

“借问老丈……”

老苍头抬眼打量他一下，哑着喉咙道：

“没有什么可问的，主人不见客！”接着继续又低头扫雪，口中喃喃地道：

“年纪青青不学好，大清早就跑来找死！”

燕元澜见他说得不伦不类，心中微有怒意，乃大声地道：